“15分钟服务圈”让生活有品质

——宁陕县探索“三位一体”养老新模式侧记

记者 韩岗 白龙



温馨的服务,是提升老年人品质生活的前提。

一日三餐暖,岁岁晚年安。针对县域老年人口占比高、居家养老需求大、山区服务分散的实际情况,宁陕县立足本土实情,深耕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全力打造“15分钟服务圈”,构建起机构托养、社区互助、居家上门“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如今,宁陕县养老服务正走出大院、走进社区、抵达家门,让老年人足不出片区,就能享受有温度、有品质、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一餐热饭,吃出“幸福滋味”

“饭菜合胃口,每天不重样,还不要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在城关镇长安社区康乐养老服务中心,热气腾腾的营养餐是“15分钟养老服务圈”最暖心的底色。

为了让老人们吃得饱、吃得好,该中心推行了分层阶梯式惠民定价机制,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老人需求。其中,90岁以上老人享受免费就餐,高龄老年群体分级享受低价营养餐。每日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每周更新并公示食谱。不仅如此,由社区干部、党员志愿者组成的助老送餐队风雨无阻,为独居、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餐食,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生活难题。

田耕养老,重塑“晚年价值”

养老不止衣食无忧,更要精神丰盈。在宁陕县中心敬老院,一片原本闲置的菜地成了老人们的“开心农场”。近年来,宁陕县创新推出特色“田耕养老”新模式,打破传统养老单一照料模式。

敬老院流转闲置田地,组织有农耕经验、具备劳动能力的老人参与播种、管护、采摘等农事劳作。自给自足的新鲜蔬菜端上餐桌,让老人吃得放心;适度的农事劳作既舒展了筋骨、强健了体魄,更让老人们重拾了生活价值感与归属感。此外,院内还常态化开展套圈、棋牌赛、文艺汇演等趣味文娱活动,让老年生活有声有色。

“我们院服务对象大多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在做好生活照料的基础上,我们格外重视老人的精神慰藉。”宁陕县中心敬老院副院长李碧希介绍。工作人员定期和老人谈心沟通,结合老人的兴趣组织读书、看电影、康复训练等,在休闲和轻劳动中排解孤单,让老人在院里过得充实、舒心、有归属感。

精准施策,筑牢“居家防线”

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独居空巢老人的差异化需求,宁陕县精准补齐养老服务短板。依托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全天候托养照料、康复护理、日常陪护等一站式服务,大幅减轻家庭照护压力。

与此同时,居家养老提质工程持续推进,先后完成数百户特殊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配备防滑设施、感应灯具、助行器具,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线。通过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有效降低了居家照料、机构托养服务费用,让普惠养老政策精准落地、惠及民生。

在养老服务队伍中,本土返乡青年为县域养老注入了新活力。康乐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储婷婷曾在外学习先进的养老照护理念。她与伙伴回到家乡,将精细化照护、心理疏导、失智老人照料等经验带到基层。“咱们家乡的老人也该享受到有温度、专业的养老服务。我们要用心做好生活照料和心理陪伴,让家乡老人在家门口安享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储婷婷说。

目前,宁陕县已建成5所标准化养老机构、1所综合养老服务中心、7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38个农村互助幸福院,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域覆盖。通过整合县、镇、村三级养老资源,打通助餐、助浴、助医、助洁、助乐全链条服务,真正实现了步行15分钟、养老服务全覆盖。宁陕县社会救助中心主任赵升军表示,宁陕县将持续优化三级养老服务资源布局,深耕“15分钟服务圈”建设,不断丰富养老业态、细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养老服务从“基本保障”向“品质提质”全面升级,让全县老年群体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山村里的『民心快递』

通讯员 张先怀 兰明文

秦巴山区深处,平利县三阳镇尚家坝村群山环抱,风景如画。但对村民来说,一个快递包裹,曾是心头最沉的牵挂——最近的快递点,在30公里外的镇上。

过去,老人取个包裹,天不亮就得出发,辗转倒车大半天,车费花掉几十块。年轻人寄来的降压药、御寒衣,常因取件太难,默默积压在快递点,成了无人认领的“心事”。

转折,从平利县人民法院驻村工作队第一次帮李大爷取回降压药开始。老人攥着药,手抖得连药都取不出来,红着眼眶,连说了三遍:“谢谢……谢谢……谢谢!”

从此,“代取快递”成了驻村工作队雷打不动的任务。每周3次,他们开着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往返。傍晚回村,车厢里塞满包裹——有药、有衣服、有奶粉,还有老人盼了许久的棉鞋。腿脚不便的,直接送到家门口;急需用药的,电话第一时间通知。30公里的物理距离没变,但心与心,在这条山路上越走越近。

取件的人多了,村民来村委会的次数也多了。

“书记,我这老电脑总死机,孩子在外头教不会,能帮忙看看吗?”

“我家电视最近看不了了,好多功能不会用……”

“我手机打不出电话了……”

巧的是,工作队里有人懂电脑、会修家电。入户走访时,“顺便”提供“技术支持”。一把螺丝刀、一个U盘、几根数据线——工具简陋,却一次次修好了村民的“心头急”。

队员感慨:“修的不只是设备,更是信任。”一包及时送达的药,一次上门维修,一次真心调解——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正是群众最直接、最真切的“大事”。

民心,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快递”。它无形无重,却承载千钧;没有单号,无法称重,只能用脚步派送、汗水封装、真情签收。当村民笑着说“你们不是工作队,是咱们的自家人”,那一刻,那份发自内心的“五星好评”,就是乡村振兴路上最动人的回响。

如今,工作队的“快递服务”仍在继续。从代取快递,到家电维修、政策咨询、矛盾调解,服务内容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扩大。

在尚家坝村,驻村工作队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服务,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承诺,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走进心里的温暖。

这条路,工作队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每一份包裹背后,都是一份牵挂;每一次服务,都是一次心与心的交流。

安康城区部分路段非机动车道被卖水果车辆占用

创文大家谈 孝义之城 幸福安康

本报讯(记者 周健)近日,多位市民向本报反映,安康城区南环东路口至城市风景路段、江北大道原铁路分局至张沟桥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上,长期被售卖水果的小型货车和三轮车占据,尽管城管部门多次现场执法,但占道经营现象很快反弹,希望相关部门能管一管。

11月4日下午2时许,记者在南环东路口至城市风景路段看到,原本供电动车和自行车通行的非机动车道被几辆小型货车和三轮车挤占。一辆白色轻型货车车厢后挡板敞开,上面堆满冬桃,摊主正站在车旁招揽过往行人。紧挨着的是红色三轮车,车上摆着苹果,地上放着称重用的电子秤和几个塑料袋。

“师傅,这车停这儿不影响交通吗?”记者上前询问。摊主瞥了一眼,含糊答道:“就停一会儿,卖完这点就走。”然而,记者在现场观察了近40分钟,该摊主并未离开,还不时补货。附近一位骑着电动车路过的市民不得不绕行到机动车道上,与身后驶来的小汽车擦身而过。“天天这样,上下班高峰更严重,非机动车道根本走不成,只能跟汽车抢道。”该市民摇着头说。

随后,记者来到江北大道原铁路分局至张沟桥路段,发现占道情况更为突出:道路一侧的非机动车道被三四辆三轮车和好几辆小型货车“占据”,车厢变身摊位,水果筐一字排开。一位正在挑选水果的老年顾客,半个身子探入机动车道。一辆公交车驶过时鸣笛示警,商贩才慌忙将顾客往回拽了拽。

“我们都习惯了,走路得走机动车道边上,提心吊胆的。”家住附近小区的张阿姨对记者说,她曾亲眼见过一辆电动车因为躲避突然拐出的三轮车而摔倒。“有时能看到城管执法人员前来现场执法,可他们一来,车就开走了,执法人员一走,这些卖水果的车又回来了,只要不下雨,几乎天天都是这样,真希望执法部门能拿出系统方案,好好管一管。”张阿姨说。



被卖水果车辆占据的南环东路。

一粒“米”的裂变

——岚皋县南宫山镇桂花村生活富裕的突围密码

记者 张妍 杨京保

乡村振兴 我问村支书 系列报道之四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说到底,乡村振兴的成色如何,最终要看老百姓的腰包鼓不鼓、日子美不美。文件背后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命题:全国不少村庄曾长期顶着“集体经济空壳村”的帽子,产业空心、人才外流、人心涣散,生活富裕更是无从谈起。

岚皋县南宫山镇桂花村,有田有地有山水,却也曾是集体经济空壳村。2018年,全村人均收入不到1万元,村集体经济几乎是个空壳,年轻人外出打工,偏一点的田开始撂荒,家家户户守着几亩薄田,哪谈得上富裕?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胡宗山站在稻田边,心里发凉:一粒米,怎么才能裂变?一个空壳村,靠什么突围?人心,又从哪里聚起?生活富裕,又从哪里起步?

第一问:“光种水稻能干啥?”“空壳村”的出路在哪?

记者:桂花村稻田春天插秧、秋日金黄,景色虽好,可光种水稻一年就一季,刨去化肥种子,落不下几个钱,您第一次开村民小组会,就被这一声质问噎住了,你是怎么找出路的?

胡宗山:2018年我刚当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小组会上,一个老嫂子站起来当面问我:“胡书记,你天天开会,光种水稻能干啥?一年就种一季,刨去化肥种子,落得下几个钱?你得给我们找条路啊!”这话把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

老党员吴世庭快70岁了,也在会上说:“书记,只要能在家门口挣到钱,不出去打工,地白给人家种都行,总比荒着强。”

那时候,县里镇上天天催:桂花村有田有地有山水,怎么就是富不起来?老百姓也急。我当时下决心:光靠种水稻不行,必须找新出路,破局就靠一件事:引企业。安康城区、岚皋县城,只要听说哪个企业要发展农业,我就去敲门,后来联系上王淳锋。他在县城开茶叶店,想找地方搞茶园。我拉着他把桂花村走了个遍,他看中了那片荒山,说适合种茶。但他有顾虑:投资大、周期长、地租一交就是好几年,风险不小。我心里也没底,就开村民大会,把情况原原本本交底。

会场上安静得很,我以为这事要黄。结果党员许祖林第一个站起来:“地租免5年!先把茶园建起来再说。”接着好几个人表态:“能在家门口务工就行。”“地荒着也是荒着。”

老百姓比我这个党支部书记有魄力,我们村“两委”碰头,定了三条规矩:第一年免地租,第二年起按比例“递增”;企业用工优先安排本村劳动力;茶园投产后利润分成给村集体。就这么干起来了。“硒博士”2018年落地,荒山变茶园。这一步棋走对了。但比175户务工、户均增收3000元更重要的,是企业来了,路修好了,外面的信息进来了,全村人看到了希望。

第二问:“地租免五年”之后,怎么从“荒山种茶”走到“户户找出路”?

记者:茶叶引进来,路通了,人来了。可一家企业落地,怎么变成家家户户自己找出路?

胡宗山:茶企落地后,村民心思活了。赵章成就是最早动起来的人。他以前住在山顶上,种地、烤酒,日子过得紧巴巴。看到村里来了外人、有了人气,他开了农家乐。

2018年,“山里人”农家乐干起来了。他们两口子自己种菜、养猪、养鸡,食材全是自己的。游客来了,说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干了8年,现在一年仅餐饮就接待1000来桌。2024年水泥路变柏油路,他又赶上县里的和美庭院建设政策,改造房屋做民宿补5万元,把二楼精装成3间民宿。他家现在年收入稳定在15万元。从“紧巴巴”到“稳当当”,赵章成一家就是桂花村生活富裕最具体的模样。

一家动,家家看。后来,县里定了“五养融合打造旅居康养特色示范县”的大方向,南宫山镇党委根据桂花村的特点,选了“森养”这条路子。铁皮石斛、淫羊藿、林下小木屋,都是顺着这条路子长出来的。

第三问:牌子挂了一墙,为什么还睡不着?

记者:桂花村牌子挂了一墙,有全国稻作文化非遗保护基地、国家森林乡村、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可为什么您说睡不着觉的时候比以前更多?

胡宗山:先说产业升级的压力。县里定了“五养融合”的大盘子,桂花村被定位在“森养”上。方向上完全赞成,但真干起来才知道难:铁皮石斛种了300亩、淫羊藿种了300亩,规划是“五个1000亩”,可铁皮石斛3年才能采收,这3年管护的钱从哪来?9座林下小木屋建起来了,运营管理谁来干?

资金缺口大。和美庭院改造、民宿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哪样都要钱。省商务厅帮扶力度已经很大,但摊子铺开了,后续投入跟不上,就是半拉子工程。

人才更缺。村里常住人口六七百,年轻人几乎没有。搞民宿运营、搞电商直播、搞石斛加工,都得有专业的人来干。培养一个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说到底,产业能铺开,但要让老百姓的收入稳住、生活真正富裕起来,后面要补的课还很多。

第四问:“小木屋建起来,谁来运营?”

记者:老村党支部书记把接力棒交到您手上,这一棒怎么接?

吴顺明:老书记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县镇给我们定下了发展方向,我们就是要跟着县里“五养融合”的大盘子走,把桂花村的“森养”牌子擦得亮堂堂的。

具体的事我们已经排上了日程:第一,把铁皮石斛、淫羊藿的产业链补全,后续的深加工、品牌包装、线上销售全跟上,不能光卖原材料;第二,把9座林下小木屋的森养体验做足,夏天全部开门迎客,让游客住到林子里,吸氧、采菌子、做药膳;第三,把“一粒大米”的乡愁故事讲透,搞插秧体验、打谷比赛、米糕手作,去年光研学就接待了5000人次,今年争取翻一倍,真正实现“山上观景、山下留人”。

压力就是动力。我跟村“两委”班子说,镇里把桂花村当样板来打造,全村老百姓都盯着我们,我们要努力把事干成。

让人心回到土地上

记者手记

桂花村一共几百户人,千亩稻田千亩茶,放在全国的乡村版图里,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粒“米”。

可就是这粒普通的“米”,走出了千万个传统农业村锚定“生活富裕”目标的突围路径。空壳村的破局没有什么精巧的“金点子”,靠的就是实打实地干:村党支部书记蹲在县城茶叶店门口的台阶上引企业,党员第一个站出来表态免5年地租,村两委把“产业收益要落到每一户村民头上”写进了村规民约,不搞“老板赚大钱、村民看热闹”的花架子,老百姓亲眼看着路通了、游客来了、钱揣进兜里了,散了的人心自然就落回了土地上。

从2018年的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到2025年集体经济年收益突破50万元,变的不只是账本上的数字:是撂荒的稻田重新种上了秧,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是以前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现在能在茶园里务工挣零花钱。

“生活富裕”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是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就能获得不比在城里少的收入,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里人差不多的公共服务,是守着青山绿水和家人过踏实日子的烟火气。桂花村的答案,不在包装精美的商业计划书里,是在山路上踩出来的脚印里,在农家乐端出来的那碗土鸡蛋里,在林下小木屋今年夏天亮起来的第一盏暖灯里。

这粒“米”的裂变,才刚刚开始。